

博彩從業人員博彩參與國際比較*

曾忠祿

[摘要] 本文比較澳門和世界部分地區博彩從業人員的博彩參與現狀，分析澳門和其他地方博彩從業人員博彩行為的變化趨勢。論文發現：（1）不管是澳門的博彩從業員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博彩從業員，他們的博彩參與率都呈下降趨勢。澳門博彩從業員參與博彩的興奮度也呈下降趨勢，而他們對博彩遊戲的認知則呈理性化趨勢。（2）澳門的博彩從業員的博彩參與率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博彩從業員的博彩參與率更低，他們的博彩消費行為與本地一般居民基本沒有差別。此研究發現支持了適應性理論的假設，進一步證實長期接觸博彩遊戲會使一個地方的人口對博彩遊戲的興奮度降低，對博彩遊戲的認知更加理性，從而降低博彩參與率。

[關鍵詞] 澳門 博彩業 博彩從業人員 趨勢

博彩業一直以來都是澳門最重要的經濟產業，尤其是回歸以來，賭權開放，博彩業通過其在稅收和就業方面的直接貢獻到其通過拉動諸如旅遊業、零售業、餐飲業、酒店業等其他行業的間接貢獻，都在澳門經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保持澳門博彩業的繁榮和穩定發展直接關係到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和居民就業穩定和發展。其發展方向也直接影響澳門未來經濟的發展模式。

在眾多影響澳門博彩業未來發展的因素之中，客人的消費偏好最為重要，因為他們的消費偏好決定了他們是否願意把金錢花在博彩娛樂上，以及花費的金額大小。博彩從業員的工作環境使他們對博彩設施、博彩遊戲和博彩客人有高強度接觸，這可使他們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能顯示一般的顧客需要很長時間才顯示出來的特徵。因此他們的博彩消費行為的變化趨勢能預示未來成年社會在博彩消費方面的偏好趨勢。本論文擬通過比較、分析澳門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博彩從業人員博彩消費變化的趨勢來預測未來客人的博彩消費變化趨勢，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冀能為特區政府的博彩決策、博彩企業的投資決策提供新的研究支持。

* 本文是 2017 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與澳門科技基金聯合資助合作研究項目“社會、環境、遺傳因素對博彩行為的影響——公共政策管理的視角”（項目編號：020/2017/AFJ）部分成果。

作者簡介：曾忠祿，澳門理工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澳門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世界博彩與旅遊研究》主編。

一、理論基礎

現有的博彩理論中，最可能幫助評估未來博彩客人消費偏好的理論是“接觸理論”(exposure theory)與“適應理論”(adaptation theory)。按照接觸理論，一個人或一個地方的人口的博彩行為常常受接觸博彩設施的機會的影響。隨着博彩設施的增加、客人接觸機會的增加、接觸時間的增加，客人的博彩消費會呈上升趨勢。反之，個人參加博彩活動的可能性會比較低，頻率會比較少，參與人口佔地方總人口的比重也會比較低。接觸機會由三種因素決定：1) 離博彩設施的距離；2) 博彩設施的數量；3) 接觸博彩設施的時間長短。^①

適應理論是有關生物為適應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自己行為的理論。在公共衛生領域，適應指人們面對有害環境時的應變能力和抵抗能力。有害的環境就像流感病毒。當新的流感病毒出現時，人們對它的抵抗力非常低，很容易被感染，但隨着人們接觸的增加，人體能產生免疫功能，從而增加對病毒的抵抗力。具體到博彩產業，當人們剛接觸博彩遊戲時，遊戲的新奇性會導致很高的參與率以及問題賭客比率。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對遊戲的認識會不斷加深，對遊戲的新鮮感會逐漸降低，於是博彩的參與率和問題賭客比率會下降。從適應理論的角度來看，人們長期接觸博彩設施會導致在博彩遊戲上面的消費下降。^②

賭場從業人員是檢驗上述兩種理論最方便的群體之一，因為他們的工作環境使他們對博彩設施、博彩遊戲和博彩客人高強度接觸。高強度接觸使他們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能顯示一般的顧客需要很長時間才顯示出來的特徵。因此他們的博彩消費行為的變化趨勢能預示未來成年社會在博彩消費方面的偏好趨勢。^③

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對賭場員工的研究都非常有限，研究結果也不確定。根據Hing和Gainsbury的研究，^④直到2010年，關於博彩場所員工中賭博問題的流行率的研究論文只有7篇。從那以後，相關的研究論文僅再增加了5篇。研究結果缺乏統一的結論。因此，他們提出需要有相對較大型的賭場員工樣本進行進一步研究。^⑤

-
- ① 曾忠祿、紀春禮：《澳門博彩業未來的發展趨勢——基於澳門居民博彩行為演變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9年第1期，第99—106頁。
- ② H. J. Shaffer, R. A. LaBrie, D. LaPlant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Quantifying Regional Exposure to Social Phenomena: Considering the Case of Legalized Gambling as a Public Health Toxin,”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Vol. 18, No. 1 (2004), pp. 40-48, <https://doi.org/10.1037/0893-164X.18.1.40>.
- ③ H. J. Shaffer, M. N. Hall, “The Natural History of Gambling and Drinking Problems Among Casino Employe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42, No. 4 (Aug 2002), pp. 405-424; Lyndsey Dangerfield, “Job Satisfaction, Substance Use, and Gambling Behavior of Northern Albertan Casino Employees,” Thesis, University of Lethbridge, 2004, <https://opus.uleth.ca/handle/10133/553>; H. J. Shaffer, D. A. Korn, “Gambling and Related Mental Disorders: A Public Health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Vol. 23, No. 1 (May 2002), pp. 171-212.
- ④ Nerilee Hing, Sally Gainsbury, “Risky Business: Gambling Problems amongst Gaming Venue Employees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Journal of Gambling Issues*, Vol. 25, No. 4 (2011).
- ⑤ Nerilee Hing, Sally Gainsbury, “Risky Business: Gambling Problems amongst Gaming Venue Employees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Journal of Gambling Issues*, Vol. 25, No. 4 (2011).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通過文獻研究的方法來揭示賭場員工博彩行為的演變趨勢。文獻來源，中文文獻主要通過Google 搜索獲得（目前僅澳門有研究）。英文文獻主要通過檢索Google Scholars、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數據庫、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數據庫、ProQuest Central 數據庫、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數據庫獲取。通過閱讀文獻內容，去掉沒有涉及系統的博彩從業人員賭博行為調查的文獻，共獲得了中文文獻6篇、英文文獻8篇。這些文獻調查的方法有差異、涉及的內容有差異，但它們至少在以下兩方面的其中一個方面彼此具有可比性：1) 當前的博彩參與行為；2) 博彩行為的演變趨勢。中文文獻中，有澳門博彩從業員的調查報告1篇，涉及澳門博彩從業員博彩情況的澳門居民博彩參與調查報告5篇。澳門從業員調查是通過發放問卷的方式完成的，澳門居民調查是通過電話訪問完成的。英文文獻包括澳門博彩從業員調查的論文1篇、澳洲博彩從業員調查文獻2篇、美國博彩從業員調查2篇、加拿大1篇、肯尼亞1篇、南非1篇。這些文獻，除有關澳門的從業員調查是通過互聯網問卷加面對面調查完成的外，其他都是通過發放問卷調查完成的。最後，為了彌補現有的文獻的不足，筆者補充了筆者自己調查獲取但現有的文獻都沒有涉及的部分資料。

三、不同地區博彩從業員參與博彩現狀比較

收集的研究文獻中有7篇具有可比性，分別如下（表1）：

表1 7篇文獻列表

	國家／地區	文獻
1	中國澳門	馮家超、伍美寶、唐國傑、曾子雅：《澳門博彩從業員生活調查》，澳門大學，2009年。 ^①
2	澳洲維多利亞	Nerilee Hing, Sharen Nisbet, "Testing the Link between Accessibility and Gambling Problems: Gambling and Problem Gambling amongst Gaming Venue Staff," Centre for Gambl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New South Wales: Lismore, 2009. pp. 1-191.
3	澳洲昆士蘭	Nerilee Hing, Sally Gainsbury, "Risky Business: Gambling Problems amongst Gaming Venue Employees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i>Journal of Gambling Issues</i> , Vol. 25, No. 4 (2011).
4	肯尼亞內羅畢	Kinuthia Teresa Wangui, "Influence of Gambling on Casino Employees' Behavior in Nairobi County, Kenya," Thesis, Kenyatta University, 2010. ^②
5	南非	Rose Naudé, Stefan Kruger, Melville Saayman, "The Effect of Casino Employees'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Quality of Work-life Domains," <i>Afric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Leisure</i> , Vol. 4, No. 2 (2015). ^③
6	加拿大北阿爾伯塔	Lyndsey Dangerfield, "Job Satisfaction, Substance Use, and Gambling Behavior of Northern Albertan Casino Employees," Thesis, University of Lethbridge, 2004. ^④
7	美國拉斯維加斯	Karen Barbara Duquette, "Casino Employee Gambling Behavior," Thesis, University of Nevada, 2000. ^⑤

① http://iasweb.ias.gov.mo/cvf/annualReport/dfccvf_rs2009.pdf.

② <https://ir-library.ku.ac.ke/handle/123456789/18154>.

③ [http://www.ajhtl.com/uploads/7/1/6/3/7163688/article18_vol4\(2\)july_2015.pdf](http://www.ajhtl.com/uploads/7/1/6/3/7163688/article18_vol4(2)july_2015.pdf).

④ <https://opus.uleth.ca/handle/10133/553>.

⑤ <https://digitalscholarship.unlv.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112&context=rtids>.

這些研究的樣本數據都是通過直接向博彩從業員發放問卷，讓他們填寫的方式獲取的，因此調查方法是統一的。調查的問題都涉及參與率，能直接進行比較。調查詢問的時間範圍有5篇是過去12個月的時間，時間上具有可比性。另外有2篇文獻在各方面都與前面5篇文獻相同，但在詢問的時間範圍方面有所不同。一篇是過去6個月內的博彩參與，時間段比12個月短；另外一篇是有生以來的博彩參與，時間段比12個月長。考慮到本研究僅僅是比較大的趨勢，沒有要求很高的精確性，因此也把這兩篇論文包括在內。只是在理解上要與前面5篇有所不同。詢問過去6個月的研究結果僅代表參與率的下限，比起詢問12個月的文獻，可能低估了參與率。詢問有生以來（曾經）研究結果代表參與率的上限，比起12個月的時間範圍更長，可能高估了參與率。

（一）博彩參與率

以上7篇文獻的調查結果（博彩參與率）和調查方法（包括有效的問卷數量、詢問的時間範圍、調查的時間、調查的對象）總結可以看出，在博彩從業人員的博彩參與率方面，澳洲的維多利亞、昆士蘭和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屬於高參與地區，參與率都超過90%；南非和澳門，屬於低參與地區，參與率分別為30%和40%。加拿大的北阿爾伯塔州（Northern Alberta）（80%）和肯尼亞的內羅畢（62%），屬於中度參與地區。由於北阿爾伯塔州的調查詢問的是博彩從業員過去6個月的博彩參與率而不是過去12個月的參與率，因此該地區的參與率有低估的趨勢。而拉斯維加斯的博彩從業人員調查因為調查問的是從業員有生以來的博彩參與（曾經），因此該地區的參與率有高估的趨勢（表2）。

表2 部分國家（地區）博彩從業人員博彩參與率比較

國家（地區）	博彩參與率	有效問卷	時間範圍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澳門	43.0%	1,483	過去1年	2009	澳門6家持牌公司
澳洲維多利亞	95.9%	533	過去1年	2007	522家酒店／俱樂部
澳洲昆士蘭	94.5%	511	過去1年	2007	賭場／酒店／俱樂部
肯尼亞內羅畢	61.9%	247	過去1年	2016	17間賭場
南非	29.8%	1,502	過去1年	2013	12間賭場
加拿大北阿爾伯塔	80.0%	123	過去6個月	2003	兩家賭場
美國拉斯維加斯	91.2%	271	有生以來	1998	一家賭場酒店

資料來源：請參考本文表1。

（二）賭場、角子機和參與率最高的博彩遊戲的參與率比較

在接觸博彩遊戲方面，博彩從業人員與一般居民主要的主要差別是在接觸賭場博彩和角子機博彩方面。對於其他博彩遊戲，包括社交博彩、彩票博彩等，不管是否在賭場上班，所有人接觸機會都是一樣的。因此顯示“接觸”對博彩從業人員的影響，最主要是看博彩從業人員在賭場和角子機博彩方面的參與情況。因此本論文重點比較不同地區的博彩員工在這兩方面的參與情況（表3）。結果顯示，在賭場博彩方面，拉斯維加斯的員工參與率是最高的，參與率高達50%。昆士蘭的員工參與率為最低的，僅為15%。澳門的員工為18%，參與率處於第二低。在角子機遊戲參與率方面，最高的是維多利亞州的員工，參與率

高達77%，最低的是澳門，參與率僅為10%。

為了顯示不同地方的博彩從業員的總體博彩偏好，本論文也比較不同地方的博彩從業員參與率最高的博彩遊戲（表3）。結果顯示，不管是澳門，澳洲的維多利亞、昆士蘭，還是加拿大的北阿爾伯塔（拉斯維加斯沒有數據），博彩從業人員最喜歡參與的遊戲都是彩票（包括六合彩）。澳洲兩個州的博彩從業員，彩票參與率分別為78%（維多利亞）和85%（昆士蘭），加拿大的北阿爾伯塔，參與率達85%，而澳門的參與率僅為21%。

從以上比較可以看出，不管是賭場博彩、角子機博彩還是彩票博彩，澳門賭場員工參與率都是比較低的。

表3 賭場、角子機與彩票博彩參與率比較（%）

	賭場	角子機	彩票
澳門（N=1483）	18.4	10.2	20.6
澳洲維多利亞（N=533）	22.1	77.3	77.9
澳洲昆士蘭（N=511）	14.9	67.6	85.2
美國拉斯維加斯（N=271）	49.9	73.7	/
加拿大北阿爾伯塔（N=123）	31.0	42.3	79.4

資料來源：請參考本文表1。

（三）與居民的參與率比較

由於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文化不同，對博彩參與的接受性不同，因此僅看博彩從業人員博彩參與的數據很難判斷博彩從業員的賭博行為的獨特性。因此需要將博彩從業員的博彩參與同其所在國（地區）的一般人口的博彩參與進行比較。有4個地區的研究提供了可進行比較的數據：澳門、澳洲的維多利亞和昆士蘭、加拿大的北阿爾伯塔（表1）。比較這四個地區的博彩從業員與他們所在地的一般居民在賭場博彩和角子機博彩方面的參與率，可以發現，不管是維多利亞、昆士蘭還是北阿爾伯塔的博彩從業員，他們在賭場博彩和角子機博彩參與率方面都遠遠高於當地的一般居民。維多利亞和昆士蘭州的博彩從業員的賭場博彩參與率是一般居民的3倍左右，角子機參與率是一般居民的2倍多。北阿爾伯塔的博彩從業員賭場博彩參與率是一般居民的5.4倍，角子機的參與率是一般居民的2.7倍。而澳門，博彩從業人員的賭場博彩參與和角子機廳的博彩參與僅比一般居民略高，差異在統計上沒有顯著性（表4）。這顯示，澳門賭場從業員的博彩參與率與本地居民基本一致。

另外，值得比較的是博彩從業員與一般居民的問題賭博情況，因為產生問題賭博高的地區，說明當地人口博彩參與比較深，否則就比較淺。由於不同調查方法在度量問題賭博上有差異，因此得出的問題賭博流行率，各地之間的數值難以直接比較。為避免該問題，本研究只顯示有無差別，以及比重高低，不顯示具體的流行率比重數值。

在有數字的6個地區中，澳洲的維多利亞和昆士蘭，加拿大的北阿爾伯塔與安大略的博彩員工與一般居民有顯著性差異，博彩員工高，一般居民低。而澳門和韓國的博彩員工與一般居民的問題賭博水平都沒有顯著差別（表4）。這進一步顯示，澳門的博彩從業員的博彩參與，與本地居民基本相似。

表 4 部分國家（地區）博彩從業員與一般居民博彩參與率比較（%）

	賭場博彩		角子機		問題賭博	
	博彩員工	一般居民	博彩員工	一般居民	博彩員工	一般居民
維多利亞	22.1	7.3	77.3	33.5	高	低
昆士蘭	14.9	5	67.6	29.8	高	低
北阿爾伯塔	31	5.7	42.3	15.9	高	低
安大略省	/	/	/	/	高	低
澳門	12	10.8	5.6	4.8	無差別	
韓國	/	/	/	/	無差別	

資料來源：請參考本文表1，安大略省可參見Daniel Guttentag, Kevin A. Harrigan, Stephen Smith, "Gambling by Ontario Casino Employees: Gambling Behaviours, Problem Gambling and Impacts of the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Vol. 12, No. 1 (Apr 2012), pp. 5-22. 韓國可參見Tae Kyung Lee, Richard A. LaBrie, Hak Seung Rhee, Howard J. Shaffer, "A Study of South Korean Casino Employees and Gambling Problems," *Occupational Medicine*, Vol. 58, No. 3 (2008), pp. 191-197.

（四）澳門與其他地方的博彩從業員博彩參與的差異導因分析

以上的比較數據顯示澳門博彩從業人員與其他地方的博彩從業人員有兩大差異：1）澳門博彩從業員的博彩參與率，不管是賭場博彩還是其他博彩，都比其他地方的低。2）澳門的博彩從業人員的博彩參與率和問題賭博流行率與本地一般居民比較起來，幾乎沒有差距。這兩個發現都與接觸理論的預測完全不符。按照接觸理論，澳門賭場員工的博彩參與率應該比其他地方的高。因為澳門地方小，賭場密度大，博彩設施多，賭場經營歷史長。因此澳門的博彩從業員的博彩接觸水平應該是所比較的幾個地方裡面最高的。同樣按照接觸理論，賭場的從業人員的博彩參與率應高於本地其他居民，因為他們接觸博彩環境的機會比一般居民高。

本論文認為，澳門博彩從業員的博彩參與率低，以及與本地居民沒有顯著差異，主要與兩方面的原因有關：

第一是澳門賭場就業人員的構成與澳洲和加拿大的不同。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博彩從業員有很高的比重，是由喜歡博彩的員工構成。喜歡博彩的員工比重高，一方面是更多的博彩愛好者因為喜歡博彩而到賭場應聘；另外一方面是喜歡博彩的居民一旦被賭場僱用，通常會比一般居民更長久地待在該行業，不輕易跳槽。這種人員結構導致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博彩從業員有更高的博彩參與率，更高的問題賭博流行率。^① 該假設在

① Zhonglu Zeng, David Forrest, Sudhir H. Kale, "A Study of Adaptive Gambling Behavior of Casino Employees in Macau,"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0899-020-09934-5>; Nerilee Hing, Helen Breen, "How Working in a Gaming Venue can Lead to Problem Gambling: The Experiences of Six Gaming Venue Staff," *Journal of Gambling Issues*, Vol. 21 (Jan 2008). pp. 11-29; H. J. Shaffer, M. N. Hall, "The Natural History of Gambling and Drinking Problems Among Casino Employe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42, No. 4 (Aug 2002), pp. 405-424.

北阿爾伯塔的博彩從業人員的訪談中得到證明。在對該州博彩從業人員的深度訪談中發現，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到賭場工作是因為他們喜歡賭場的工作（派牌、管理角子機），或喜歡賭場的氣氛，或喜歡與賭客交往，這是到賭場工作的員工最多人選擇的動機。^①該假設也在安大略省的博彩從業人員的調查中得到證明。在對5家賭場博彩從業人員的調查後發現，因為喜歡賭博而到賭場工作的員工比一般員工更喜歡博彩，因此有更高比重的問題賭客。

而在澳門，博彩公司吸引大量喜歡博彩的員工可能性比其他所有地方都低。因為第一，博彩業在澳門是非常主流的職業選擇行業（與澳洲和加拿大的情況相反），澳門本地勞動力有27%在博彩行業就業；佔博彩業總僱員人數的93%（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8年就業數據計算）。之所以有這麼高比重的本地居民進入博彩業，一方面是因為澳門產業結構比較單一，除博彩業外，其他就業機會相對比較少，很多居民被迫選擇博彩產業。另一方面，博彩業提供的薪酬待遇，通常比其他行業高，比其他行業更具吸引力。因此，澳門本地人口不管是否喜歡博彩業都大量進入博彩業就業。進入該行業的龐大人數稀釋了喜歡博彩的居民在賭博中尋找工作趨勢所產生的任何影響。^②由於這種原因，澳門賭場的從業人員在博彩偏好方面與一般的就業人口差異小。這解釋了為甚麼澳門博彩從業人員的博彩參與率和问题博彩比率，與本地一般人口沒有顯著差異，也部分解釋了澳門博彩從業員的博彩參與率比其他地方低的原因。

第二種解釋是澳門賭場悠久的歷史導致了博彩適應性。澳門博彩業產業（尤其是賭場）的不間斷的經營歷史已達170多年。在一個僅20多平方公里的狹小地方長期接觸博彩導致整個澳門人口都對博彩環境產生了適應性。其他地方的博彩行業都沒有這麼悠久的歷史。澳洲維多利亞地區1992年才有合法的賭場和博彩俱樂部，加拿大北阿爾伯塔在20世紀80年代才有慈善賭場，到1990年代才有商業賭場。長期的接觸可能使澳門的居民對博彩遊戲的適應達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因此對博彩遊戲的興趣降到了比較低的水平。這導致澳門博彩從業員和一般居民的博彩參與率都比其他幾個地方低。該假設可以從2001年到2006年發表的8項博彩參與率流行率調查結果得到支持。8項調查結果包括美國、挪威、芬蘭、加拿大、新西蘭和澳洲的調查，這些調查顯示的居民博彩參與率平均為82%，遠遠高於澳門同期的68%的水平。^③

① Lyndsey Dangerfield, "Job Satisfaction, Substance Use, and Gambling Behavior of Northern Albertan Casino Employees," Thesis, University of Lethbridge, 2004, <https://opus.uleth.ca/handle/10133/553>; Daniel Guttentag, Kevin A. Harrigan, Stephen Smith, "Gambling by Ontario Casino Employees: Gambling Behaviours, Problem Gambling and Impacts of the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Vol. 12, No. 1 (Apr 2012), pp. 5-22.

② Zhonglu Zeng, David Forrest, Sudhir H. Kale, "A Study of Adaptive Gambling Behavior of Casino Employees in Macau,"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0899-020-09934-5>.

③ L. Williams, L. Page, J. Parke, J. Rigby, "British Gambling Prevalence Survey 2007: Secondary Analysis," Birmingham: Gambling Commission, 2008.

四、博彩從業人員博彩行為變化趨勢

有關博彩從業人員博彩行為變化趨勢，最有系統的研究屬澳門的研究，其他地方的研究都較為零散，而且數量比較少。澳門的研究有澳門大學從2007年到2019年的5次“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研究”中涉及的博彩從業人員數據，以及理工學院曾忠祿等對“澳門賭場從業人員博彩行為適應性變化研究”。^①

澳門大學5次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顯示，澳門博彩從業人員的博彩行為呈不斷下降的趨勢。賭場博彩參與率從2007年的42%下降到2019年的12%，13年間下降了2.5倍。摩卡遊戲廳的博彩參與率從2007年的18%下降到2019年的6%，下降了超過2倍（表5）。上述調查結果完全符合適應理論的預期。

表5 澳門博彩從業員賭場與摩卡博彩參與率趨勢

	賭場博彩參與率	摩卡博彩參與率
2007	41.6%	18.2%
2010	34.8%	15.4%
2013	15.9%	7.2%
2016	13.4%	8.7%
2019	12.0%	5.6%

資料來源：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

曾忠祿等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瞭解澳門博彩從業人員的博彩行為變化趨勢。其調查通過直接詢問博彩從業人員過去一年的博彩參與行為和讓被調查對象回憶他們最早參與博彩活動時的行為，並通過比較過去一年的行為和最初參與博彩時的行為，顯示出他們的博彩行為的變化趨勢。調查通過互聯網問卷，讓博彩員工和其他非博彩居民通過鏈接在手機上完成，除互聯網調查而外還有部分是通過面對面訪問完成的。詢問的問題包括，過去一年以及剛開始參與博彩時的博彩參與頻率、參與時的興奮度以及對博彩的認知等完成。總共獲得有效問卷230份。^②

從賭場博彩參與人數看，最早有230位參與了賭場博彩的博彩從業人員，但在過去12個月裏人數減少到148，減少人數佔總人數的比重35%。這意味着超過三分之一的從業員放棄了博彩參與。參與賭場博彩的頻率也呈下降趨勢，剛開始時有10.5%的從業人員每週一次或有更多的參與，但在過去一年，該比重僅為3.5%。博彩從業員從參與過程中得到的興奮度也呈下降趨勢。在剛開始參與賭場博彩時，有31%感到興奮或非常興奮；而在過去12個月裏，繼續參與賭場博彩的從業員的同一比率下降到12%。這顯示賭場博彩對他們的刺激性顯著下降。在博彩認知方面，調查用一句陳述來評估博彩從業員的認知變化：“賭

① Zhonglu Zeng, David Forrest, Sudhir H. Kale, “A Study of Adaptive Gambling Behavior of Casino Employees in Macau,”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0899-020-09934-5>.

② Zhonglu Zeng, David Forrest, Sudhir H. Kale, “A Study of Adaptive Gambling Behavior of Casino Employees in Macau,”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0899-020-09934-5>.

博時，如果你連續輸了一段時間，接下來贏錢的機會就增加了”。剛開始參與賭場博彩的博彩從業人員有19% 同意或非常同意該陳述；但在過去12 個月裡，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重下降到了11%；顯示，博彩從業員對博彩遊戲的認識更加理性（表6）。

表6 澳門博彩從業員博彩行為變化趨勢

參與賭場博彩的頻率				
	過去 12 月人數	%	剛開始的人數	%
沒有參與	81	/	/	/
每月 < 一次	132	88.5%	177	77.2%
每月 ≥ 一次	9	6.1%	28	12.3%
每週 ≥ 一次	6	4.1%	13	5.7%
每天	2	1.4%	11	4.8%
合計	148	100.0%	230	100.0%
參與賭場博彩時的興奮水平				
	過去 12 月人數	%	剛開始的人數	%
沒有參與	81	/	/	/
1*	39	26.2%	45	19.6%
2	39	26.2%	37	16.1%
3	53	35.6%	77	33.5%
4	12	8.1%	34	14.8%
5	6	4.0%	37	16.1%
合計	149	100.0%	230	100.0%
賭博時，如果你連續輸了一段時間，接下來贏錢的機會就增加了				
	過去 12 月人數	%	剛開始的人數	%
非常同意	8	3.5%	10	4.7%
同意	18	7.8%	30	14.2%
不清楚	46	20.0%	99	46.7%
不同意	78	33.9%	31	14.6%
非常不同意	80	34.8%	42	19.8%
合計	230	100.0%	212	100.0%

*1= 一點不興奮，5= 非常興奮

資料來源：Zhonglu Zeng, David Forrest, Sudhir H. Kale, “A Study of Adaptive Gambling Behavior of Casino Employees in Macau,”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0899-020-09934-5>.

澳門博彩從業人員反映出的博彩參與趨勢也在澳洲和加拿大的博彩從業員身上反映出來。兩個國家三個地方的博彩從業員參加賭場工作以來，博彩參與的比重呈減少趨勢。澳洲維多利亞的博彩從業員參加博彩場所的工作以來，有33% 減少了博彩參與，而增加的只有20%。昆士蘭減少的有26%，增加的只有20%（表7）。安大略減少的有28%，而增加的只有12%。^①

① D. Guttentag, K. A. Harrigan, S. Smith, “Gambling by Ontario Casino Employees: Gambling Behaviours, Problem Gambling and Impacts of the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Vol. 12, Issue 1 (Apr 2012), pp. 5-22.

表 7 賭場員工博彩參與率變化趨勢

	減少	沒有變化	增加
維多利亞	33.3%	46.9%	19.8%
昆士蘭	25.8%	54.4%	19.8%
安大略	28.4%	59.4%	12.2%

資料來源：請參考本文表1、4。

五、結論與啟示

從以上對博彩從業人員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兩種趨勢：一是不管是澳門的博彩從業員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博彩從業員，他們的博彩參與率都呈下降趨勢。澳門博彩從業員參與博彩的興奮度呈下降趨勢，他們對博彩遊戲的認知呈理性化趨勢。二是澳門的博彩從業員的博彩參與率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博彩從業員的博彩參與率更低，他們的博彩消費行為與本地一般居民基本沒有差別。

上述發現支持了適應性理論的假設，進一步證實長期接觸博彩遊戲會使一個地方的人口對博彩遊戲的興奮度降低，對博彩遊戲的認知更加理性，從而降低博彩參與率。發現顯示，經歷了對博彩遊戲的長期接觸之後，隨後即使面對密集的博彩設施，方便的參與距離，都不會導致更高的參與率。

上述發現以及博彩適應性研究的發現，都意味着博彩業長遠會面臨顧客日益適應，對博彩遊戲興趣日益下降的問題。這意味着澳門的博彩業需要考慮未來所面臨的挑戰，需要考慮如何通過不斷創新，保持遊客對博彩的興趣以及在博彩上的消費。

不過，儘管通過對澳門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博彩從業人員的博彩消費行為的變化趨勢，可以預見未來的遊客的博彩參與的大趨勢，但由於澳門的客人主要來自內地，而內地地域廣闊，人員差別大，接觸澳門博彩遊戲的機會差次不齊，因此難以預測內地客人因為適應總體減少博彩消費和導致澳門博彩業進入飽和期的時間點。

[責任編輯 陳超敏]